



医师报

2020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尹晗
美编：杜晓静
电话：010-58302828-6847
E-mail:ysbyinhan@163.com

HUMANITY

人文

A5 ~ A6 版

A5



帮助他人 自己快乐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徐浩杰

2020 年 9 月 29 日下午，我乘 Z96 次列车到重庆探亲。21 时许，列车员广播询问车上是否有医生，车上有一个小男孩不慎摔伤了。我立刻前去，希望能帮上一点忙。

我从手机上找出胸卡的照片，表明身份，在获得列车员的许可后，在家长的配合下为小男孩进行了查体。初步排除了骨折的可能，推测应是桡骨小头半脱位。作为一名科研型研究生，我自知经验不够丰富，便给一位自己素所敬重的骨科老师——上海九院富灵杰大夫——打了电话，汇报了当时的情况。老师认可了我的判断，并指导我为小男孩进行复位。电话里，老师讲得很详实，但我还是对自己放心不下，便又检索了一些操作视频，并在列车员大哥身上反复试练了几次后，才为小男孩进行了复位。好在，复位很成功，不一会，小男孩便不闹不哭了。当时，我只觉得心里暖暖的，能用自己所学帮到他人，我也由衷地感到快乐。

后来，男孩的家长到医学院送来了一面锦旗。老师们骄傲于自己的学生在外存好心、做好事且做成了事；我也很开心，感慨自己在行医之初，

就能遇到这样懂得感恩的温暖患者，幸运又幸福。

11 月，我们同学一同探望了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慰慈教授。闲谈间，罗老师提起，在医学生时代的一个暑假，他们师生一行在田野间遇到一位临产的妇女。可当时在旷野之上，并不具备接生条件，该怎么办呢？先找打火机，老师身上有；又找纱布系脐带，罗老师把自己的手绢贡献出来；找剪子，正好有同学身上带着一把小剪子。大家就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帮产妇接生。事后，由于担心产妇感染，师生一行又到产妇家中随访，幸而母子俱安。这件事在罗老师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再后来，我好几次坐火车都被叫去帮产妇接生，我都去了。田野里条件那么不好我们都能克服，火车上的条件总归还是要好一些的。作为医生，该救就要去救，那是一条命。”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是一百年前在考场施救同学的林巧稚大夫、七十年前的罗慰慈大夫、还是一年前东单体育场紧急救人的老师们，以及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但同样在患者需要时出现在他们身边，予以

照护的同道，都让我为自己能够加入这个集体感到荣耀，为自己从事这份济世助人的职业感到幸福。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北京协和医院 罗慰慈教授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遇到我们能够帮助的事情时，应当克服困难，努力帮助他们，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份所应当的事。医生之所以为医生，也皆是因为患者，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应当爱护我们的患者，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谦虚、有恒地努力，努力帮助我们的患者，这同时，也是在努力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专栏编委会

主 编：何 仲
执行主编：李 飞 李乃适
编 委：储小平 朱丽筠 张琳之 刘晓萌
吴雅琦 高 川 陈 恬

医学·历史

抗美援朝中的北医记忆③ 用纸包装的“昆虫”



严仁英在细菌战罪行展上向国外观众讲解美国用小降落伞投放有害细菌的情况

1952 年 1 月，在朝鲜北部，美军飞机盘旋过后，出现了大批用纸包装着的跳蚤、苍蝇、虱子等昆虫。经医务部门初步化验后，发现昆虫带菌。志愿军判断，这可能是美军投掷的细菌武器。

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组织抗美援朝防疫检验队”的号召发出后，北医 200 多名师生联名要求赴朝鲜前线。随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成立，并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各地进行调查。调查结论显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

抗美援朝期间，我国先后向朝鲜前线派出三批，共计 50 多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鼠疫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痢疾疫苗等大批疫苗和消毒粉剂。到 1952 年底，反细菌战斗争取得了胜利。

医者·感悟

两种母爱

▲江苏省人民医院 成运芬

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她家的种种不幸。那一年，她的哥哥得了胃癌，她那在农村的母亲得知自己年仅 28 岁的儿子将不久于人世时，痛不欲生，连续七天不吃不喝，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每次到医院来看儿子时，内心就会触发一种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莫大悲恸，于是就会号啕失声：“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让我去死吧！让我去死吧！”

然而，不管母亲怎样乞求上苍，儿子最终还是在悲哀和绝望中走了，母亲的心也被掏空了，她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残酷事实，精神彻底崩溃了。朋友忍着内心的悲痛送走了哥哥后，又和妹妹一起为时常发病的母亲奔波操劳，精神上和经济上真可谓不堪重负。但谁能说这位母亲对子女的爱不深厚呢？

在医院肿瘤科病房，我还见过一位癌症患者的母亲，她已经 76 岁了，每一天，她都和老伴从很远的家里坐车来医院照料女儿，每天，她都面带微笑握着女儿的手，面带微笑和在病痛中煎熬的女儿谈心。在值班室里，我问起她女儿的情况，她微笑着摇摇

头，平静地说：“没有办法了。”

原来，她早已知道女儿的病没有希望了，可是她说：“我要尽量减轻她最后的痛苦，我要陪她平静地走过她最后的日子，悲悲戚戚，于事无补，哭着走，哪如笑着走好。女儿也常常劝慰我，让我不要伤心，还用杨绛失去亲人后仍然顽强生活的例子开导我，我要让女儿走得安心，也要让其他孩子安心。悲痛难忍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挺住！我不能倒下去！’我们老两口如果承受不住，那么这个大家庭不是要崩溃了吗？”就这样，在女儿最后的日子，老两口以极其平静的态度微笑着陪伴着女儿的每一天。

两种母爱都感人至深，可是当灾难降临时，理性的母爱更令人叹服。在即将离开人世的亲人面前，眼泪和痛苦或许只会加重自己和亲人的悲伤，当彼此的日子被一张又黑又沉的罗网笼罩时，他们又将如何喘息呢？

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作上苍的馈赠，微笑着生活，快乐地生活，这才是善待生命啊。

节选自《生命力的一缕阳光》

“袁”何如此·日志 ②③

当医生成为资本的奴隶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2020 年 12 月 7 日

与成都亲属通电话，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疫精神深深感动……面对新冠病毒，只有一致性的群体力量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是最强的抗疫力量，看到我母亲的家乡——成都的抗疫照片，我更爱超然超脱的巴蜀，我更爱生生不息的中华热土。



2020 年 12 月 8 日

近日，曾患新冠肺炎的“黑脸医生”易凡从武汉到北京感恩同袍救治。他的皮肤已和正常人一样，外表已经看不出任何黑色素，身上积累的药物副作用也已消退。但他说：“我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人落泪的重逢，让人激动的感谢，2020 年，大写的中国医生，让全世界敬仰！

2020 年 12 月 9 日

宅家·决心书

宁把自己灌醉，也不参加聚会。宁把自己灌倒，也不出去乱跑。宁把脑袋睡扁，也不外出冒险。宁把沙发坐破，也不出去惹祸。宁可憋得冒汗，也不给政府添乱！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问：“什么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答：“或许越来越多地看到别人的优点算是一个吧。”

2020 年 12 月 11 日

一名医美医生问：为什么我们被“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不受尊重？我说：当医生成为“资本的奴隶”，当医生“重交易不重仁义”，医生的尊严就无从说起了。

医生的尊严来自于医疗的本质，即医疗起源于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痛苦的最初愿望。医学伦理，一切对患者有利、不伤害患者、有利于患者、公平对待患者。现在到处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眼前利益最大化，把医学伦理降为经济学伦理，所以失去了尊严。

2020 年 12 月 12 日

满足欲望的对象所带来的乐趣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于欲望满足的过程，一部分在于对象本身。如果你满大街寻找桔子，最终找到了一些，那么你不但会有桔子带给你的快乐，还会有做成这件事的快乐。当一个欲望被满足后，后一种快乐总是在场，但前一种有时候则可能缺席。

——读《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

2020 年 12 月 13 日

人分肉体长相和灵魂长相，整形美容让肉体美丽，读书行善让灵魂美丽。